

不管是十年前还是十年后，她的孤独从未改变也无人能够理解。
唯有他能理解并怜惜，可惜他不知道爱人还活着……

THE NAME OF THE ROSE

蔷薇之名



紫微流年

— 著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THE NAME OF THE ROSE

薔薇之名

【下】

紫微流年 著

藏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蔷薇之名: 全2册 / 紫微流年著. —南京: 江苏
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99-7823-9

I. ①蔷… II. ①紫…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43641号

书 名 蔷薇之名
作 者 紫微流年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朱琳琳
责任编辑 姚 丽
文字编辑 朱琳琳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350千字
印 张 30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823-9
定 价 55.00元(全2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811522641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上卷
黎明之祈



第一章	深秋	3
第二章	赠礼	16
第三章	陷阱	27
第四章	冷雨	39
第五章	联姻	51
第六章	温暖	63
第七章	绿晶石	75
第八章	晚宴	86
第九章	危境	99
第十章	陷落	110
第十一章	神之光	121
第十二章	诱饵	132
第十三章	坍塌	145
第十四章	迷局	157
第十五章	新生	168
第十六章	起航	177
第十七章	智者	189
第十八章	跃升	200
第十九章	英雄	211
第二十章	变乱	223

下卷
帝国之光



目录【下】
CONTENTS

第二十一章	王者	239			
第二十二章	凋落	251			
第二十三章	红眸	260			
第二十四章	墓地	272			
第二十五章	溃兵	284			
第二十六章	侍女	295			
第二十七章	拯救	305			
第二十八章	沙珊	315			
第二十九章	困局	325			
第三十章	舞会	336			
第三十一章	审判	347			
第三十二章	谈判	358			
第三十三章	交易	368			
第三十四章	魔女	379			
第三十五章	希望	389			
第三十六章	宿命	400			
第三十七章	断头台	412			
第三十八章	执政官	423	尾	声	463
第三十九章	故人	433	番外一	秦洛	465
第四十章	陨落	444	番外二	修纳	469
第四十一章	誓言	455	作者记		472

下卷
·
帝国之光





第二十一章 王者

求婚成功的少将回到宅邸，扔下帽子，一把扯开领襟。银扣迸落地面的声音让他冷静了一下，他再度恢复了自制力。

达雷叩门而入，递上一个木盒。“将军，顺利地从安妮夫人处拿到了东西。用了警备队的几个人，做得很完美，她以为只是遇上了仇恨贵族的暴徒。”

一条完美的项链躺在盒内的黑丝绒上，剔透的绿宝石熠熠生辉。修纳凝视良久，合上收入屉中，“准备一下，明天我们去拜访她。”

安妮夫人吓坏了，自帝都动乱以来她没有睡过一天安稳觉。维肯公爵逃出帝都的时候极其匆忙，根本来不及带上她。她只能躲入一处不显眼的住所隐居，听着女仆打听回来的针对贵族的暴行，心惊胆战。

安妮夫人日夜祈祷生活恢复成从前的模样，结果却听说皇帝被送上断头台。绝望和恐惧之下她想躲入修道院，或许那些恶徒会对神灵保留几分敬畏，却没想到在路上被几个恶棍拦住，夺走了装有贵重珠宝的行囊。

假如在过去，这些贱民根本碰不到马车的木轅，如今却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公然抢夺。安妮夫人甚至不敢出声，害怕引起暴徒的淫念，招来变本加厉的污辱。她知道许多不幸的贵妇都受到了凄惨的虐待，被可怕的暴民蹂躏折磨而死。

失魂落魄地回到住所，安妮夫人沮丧无措，女仆也受到了惊吓，傍晚的敲门

引起了主仆更大的惊悚。

敲门声很有耐心，似乎知道里面是胆小的女眷，直接挑明了身份。“请问这是安妮夫人住所吗？修纳少将来访。”

好一会儿安妮夫人才想起这个名字所代表的意义。她抑住情绪，简单地整理了一下仪表，示意女仆开门。

彬彬有礼地站在门廊处的俊美青年，正是帝国近日最出风头的少将。

“抱歉，请夫人原谅我的冒昧拜访。”

温文尔雅的姿态消减了安妮夫人的不安，她伸出手，修纳轻吻了一下，一刹那她感觉仿佛从风声鹤唳的帝都倒回了欢悦的皇宫晚宴。

“请夫人原谅我的过错。”

安妮夫人久经宫廷，从惊悸中镇定下来，螭首微偏、长睫略抬，将困惑表现得风情万种。

年轻的少将欠了欠身，“听说夫人昨天遭受了极大的惊吓。”

纤手半掩红唇，安妮夫人恰如其分地显露出惊讶，“阁下怎么会知晓？”

“昨夜我与警备总长打牌，他输得很厉害，最后押上来的竟然是价值连城的珠宝。我这才知道他的手下捉到了几个抢劫的恶贼。”

“你怎么知道他们抢的是……”

侍卫奉上一个匣子，打开匣盖，璀璨的宝石光芒照亮了安妮夫人的脸。

修纳从中挑出一对珍珠耳饰。“这对耳饰我曾见您在晚宴时戴过。对夫人的风采印象深刻，所以猜出了他们所说的那位气质高雅的贵族女性是哪位。”

安妮夫人微红了脸，更增三分艳色。一半是为少将含蓄的恭维，一半是为失而复得的珠宝。

“虽然我身居要职，却无法保护夫人不受侵扰，对此深感惭愧。珠宝我尽力寻回，其他失落的我以同等价值的珠宝作为补偿，希望能对您稍有安慰。”

修纳展示了一串无瑕的宝石项链，安妮夫人喜出望外，“将军阁下！您这样高贵的行为，我实在无法以言语表述感激之情。”

修纳微笑，“帝都对您而言太乱了。作为弥补，我愿派护卫送您去公爵的领地。”

安妮夫人简直不敢相信，“将军阁下……”

“请夫人相信我的诚意，我会选最可靠的士兵，确保夫人一路平安。”

一个惊喜连着又一个惊喜，安妮夫人险些喜极而泣。

“这是对您昨天遭遇的一点补偿，请务必接受。”修纳少将极具风度地鞠躬，在安妮夫人感激热切的目光中结束了拜访。

离开了安妮夫人的宅邸，达雷有些好奇，“将军，为什么把这女人送到维肯公爵那里去？”

收起了伪装的温和，修纳冷淡道：“安妮夫人深得维肯宠爱，有她说话对我们更有利。”苏菲亚讨厌安妮，对生父的情妇不闻不问，正给了他示好的机会。

“何必把珠宝还给她？离开帝都那女人已经感激得要命。”一整盒珠宝，达雷颇感可惜。

修纳毫不在意，“这只是小利，现在最关键的是争取维肯最大程度的支持，局势随时可能失控。”

达雷更不懂，既然如此，将军为何单单扣下安妮夫人的绿宝石项链？

明白卫队长的疑惑，修纳莞尔一笑，并不解释。

那种纯粹透明的绿，极似某双美丽的眼。从第一次看见，他就想得到。

修纳少将接受了新政府的命令，再度开赴前线。他既是出色的军事家，又是极具魅力的将领，精通战略，足智多谋，勇猛顽强又用兵如神，屡屡重创卑劣的敌人。

报纸上每天都有修纳将军的战况报道，随着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少将狂热的崇拜者越来越多。民众谈论他、学者赞美他、士兵拥戴他，心甘情愿地在他的指挥下冲锋陷阵，赴汤蹈火。

境外的敌人被英勇的少将击退，国内却爆发了新的争端。

公会数次会议激辩，政见不同的双方势如水火，形同分裂。以科佐为代表的会员坚持更大规模的清洗，去除蠢蠢欲动的残余分子；而反对派则否定不必要的杀戮，认为帝国更需要稳定和休养。

科佐一派强行颁布了一项法令，命令各地方当局逮捕一切嫌疑分子，严厉镇压贵族叛乱者和异见分子。法令还包括缩减法律程序这一举措，对异见者取消了预审被告程序，甚至无需证人即可判定被告有罪。与此同时，上百名反对派会员被赶出公会，其中三十余人被处以死刑。各地都有被处死的异见者，剧烈的动荡令帝国陷入了新一轮狂风暴雨。

两个月后，科佐终于将一度并肩作战的战友、曾经牢不可分的同盟者波顿送上了法庭，经审判波顿被处以死刑，当日就押上了断头台。

血淋淋的杀戮犹如停不下来的马车，一路失控地狂奔。“决不饶恕，绝不妥协”的口号下，一批又一批鲜活的生命终结，残酷的屠杀转移了新政府无法解决的社会矛盾，给底层民众带来快感和抚慰。中间阶层却渐渐感到危机，陷入了畏悚不安。

火烧得太旺，每个人的手指都有可能被灼伤。

首先清醒的是站在波顿身后的工厂主和银行家。他们不希望旧制度卷土重来，更不希望失控的烈焰焚毁一切，开始着手挑选一个足以取代科佐的强者。他们最终找上了正处于边境的修纳——这位不断取得胜利、在民众中拥有强烈号召力、军中威望极高的年轻将军。

忙于战事的少将没有立即作出回应，在恐惧中度日如年的人们已经等不及了。

沉闷的夏日，帝都的天气热得令人窒息。压抑的公会大楼中，科佐正筹划掀起新一轮风暴。为了塑造一个理想的西尔，他不惜任何代价，不惜让任何人流血，阻碍这一崇高目标的人都该死去。

门外突然响起了喧闹，科佐不悦地皱起眉。

一队宪兵走入，为首的队长对他公布了一张起诉状，“对不起阁下，您被起诉了。”

“谁？”惊讶与震怒充斥心头，科佐难以置信，“起诉我？”

“这是法庭的逮捕令，请服从，否则我们将对您使用武力。”

科佐手还握着笔，几乎以为在做梦。他本能地想夺过起诉状看个仔细，却被宪兵扭住了手臂。“几十位会员联名起诉您滥用权力，肆意屠杀无辜，如有异议可以在法庭申辩。”

起诉状的下方写满密密麻麻的签名，科佐来不及细看已被抽回。科佐踢开宪兵扑上去，被毫不留情地打掉了下颌，很快被捆绑着押出了门口，冷汗混着鲜血湿透了他的衬衣。

受伤的囚徒无法申辩，法官花了二十分钟宣判被告死刑，准备武力营救的支持者被军方驱散，运送死囚的马车随即驶向广场。

习惯签字将敌人送上断头台的科佐被押至刑场，刽子手动作麻利、技术娴熟，锋利的刀板机械地起落，令人恐怖的领袖以自己的鲜血染红了亡灵无数的高台。

科佐死了，但派系的势力仍未消散，风云变幻的动荡时局扑朔未明。远处的休瓦城传来了异动，蓄势已久的林氏扬起了猎猎战旗，不日将以皇室名义发起征讨。

一座不起眼的私邸，光线被深红色的帷幔遮蔽，老座钟嘀嗒轻响。

“修纳，你怎么看眼下的局势？”发问的是帝国首席大法官秦洛。

“时候到了。”本该在前线的修纳少将言简意赅。

秦洛目光闪亮，“准备怎么做？”

一声短促的钝响，雪亮的短刀嵌入了厚重的公会宣言书，淬利的刀锋反射着灯光，代替少将展示了答案。

如张网已久的猎人，秦洛绽开了兴奋至极的笑容。

修纳将军返回帝都了。

这个消息如水落入沸油，迅速在人群中炸开。欣喜若狂的民众与犹疑摇摆的公会形成了强烈反差。四分五裂的政府难以决断，不知该以什么态度应对这位扔下前线返回帝都的英雄。分裂的各派期盼他的支持，又畏惧他的到来。他们心存疑虑、警惕戒慎，但事情的变化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有人在报纸上公然发表文章，提议让英雄的将军成为西尔的新领袖。大胆的建议激起了强烈议论，随着越来越多的附和席卷了街头巷尾。

民众厌倦了不断杀戮又不止动荡的政府，林氏即将发起征讨更带来了深深的阴影。人们畏惧铁血林氏，更畏惧皇帝归来之后的清算，唯一能打败魔鬼的，或许只有百战百胜的将军。他们像抛弃皇帝一样抛弃了新政权，将希望投向修纳，寄望他能结束纷乱的局面，彻底打垮意图卷土重来的皇室。人们更期盼有一个强有力的新领袖。

远在休瓦城的林公爵不会想到，他的恐怖与血腥，成了年轻的少将踏上帝国最高点的绝大助力。

军队一夜之间站到了修纳一边，狂热忠诚的士兵簇拥着敬爱的将军，包围了议政厅。正在议事的公会成员惊悚不安，被持枪的士兵驱赶，如同惊慌失措的羊群。

冷峻的少将发表了简短的演说，借助刺刀和荷枪实弹的士兵，勒令公会立即表决，通过法律的程序获取了帝国至高权力，而后解散公会，成立新的执政府。

年轻的修纳少将任首位执政官，通过军事政变成为帝国至高无上的主宰。

欢呼的狂潮淹没了帝都。

以最干脆的手法除掉了强硬的反对派，修纳踏着红毯走上了领袖的席位。身着军装的挺拔英姿映在民众眼中，犹如君临世界的神祇。

这位新的领袖没有浪费半点时间，提拔了数十位亲信，将帝都牢牢控在掌中。他以紧急临战状态颁布了宵禁令，监视可能有异动的对手，谨慎地掐灭任何动摇时局的因素。同时全面征召军队，着手征伐休瓦，拔除帝国之患。

第一次有人敢于挑战林氏，民众为领袖的大胆坚毅而轰动，以最炽热的激情投入了战前准备。源源不断的物资从全国汇集而来，报名入伍的队列排成了长龙，工厂加紧生产，赶制出大量枪弹。

西尔帝国历 1892 年，决定西尔命运的战役终于打响。

双方长时间的炮击之后，林公爵首先发起了冲击。与此同时，右翼利用地形展开了侧袭。这场血腥的交战中，双方都倾尽全力，皇家军队猛烈的攻击令执政府阵营出现了混乱。但全面攻袭导致皇家军队兵力分散，攻击难以集中。执政府军很快觉察到对方这一弱点，部队收缩战线，交替还击，迅速控制了局面。

激烈的厮杀从白天持续到夜晚，上千门大炮的轰鸣震耳欲聋。人体、装备和碎石迸裂着抛向天空。爆炸的热浪烧黑了面孔，阵地笼罩在滚滚浓烟烈火之中。一群又一群士兵倒毙战场，土地被鲜血浸成了泥浆，满目疮痍的地形几乎看不出原貌。

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背后是两个钢铁意志的男人。一个是帝国的铁血公爵，一个是西尔新生的军神。以相同的决心，为相异的目标撕裂大地，染红了帝国的天空。

战场上血腥缠斗，休瓦森林中一片清冷寂静。粗粝的巨石遍布斑驳的青苔，缠绕着累累青藤；笔直的大树参天耸立，如同一个个忠实守卫的哨兵。一只野鹿抽着鼻子觅食，蓦然抬起头，惊跳着蹦开，薄雾中传来了分开草叶的声响，现出了行人。

三个男人沉默地走过，马驮着行囊跟随。一行人穿越人迹罕至的野林，用长刀砍开荆棘密草前行。

意外捉到一只野兔，达雷将军咧嘴一笑，“这里的兔子真笨，都不会避人。”

“那是因为根本没人从这里走过。”近卫官威廉颇感兴趣，拎着长长的兔耳研究了一番，“很肥，烤起来一定不错。”

连日以干粮充饥的达雷咽了下口水。

“可惜一生火就该轮到我們被林公爵烤了。”想到宿敌，威廉遗憾地叹气，一松手兔子蹦入草丛，转眼没了踪迹。

“我们还要走多远？”达雷忍不住发问，一眼望不到头的森林似乎永无止境。

仰首望了下天色，最前方的年轻帝国领袖下了命令，“再走两天能到目的地，今天就在这儿休息。”

听到歇宿的命令，威廉轻松了一点，他停下来活动疲累脚， “真佩服大人居然能认出方向，这见鬼的森林在我看来都一模一样。”

修纳凝望着广袤无边的森林，“这一带一直没什么变化。”

“很快我们会让林公爵大吃一惊。”达雷起初觉得上司的构想简直是疯了，现在却越来越兴奋。

简单收拾出一块宿地，嚼着乏味的干粮，威廉很想把好奇与干肉一同咽下去，最终还是没忍住，“大人对休瓦很熟？”

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无论是战略制定或休瓦民情，修纳熟稔的程度绝非地形图与报告所能给予。修纳令其他将领率军与林氏交战，自己却大胆地潜入敌人腹地，这种举动简直骇人听闻。

“我在这儿待过几年。”年轻的执政官一语带过。

听出上司不愿多谈，威廉换了方向，“休瓦地势不错，有晶矿、有森林、风景也好，只除了有最糟糕的公爵驻守。”

冷血公爵亲自坐镇无异于最可怕的噩梦，达雷同情地摇头，“我真不敢想那些可怜的人过的是什么日子。”

“我们很快会把他们解救出来。打下休瓦以后，整个帝国形势都会好转。”威廉十分清楚，征伐休瓦的决定获得各方空前的支持，银行家与工厂主慷慨解囊，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晶石告急，濒临断绝的资源关系到帝国的命脉。

“说起来维肯公爵真是帮了大忙，当年若不是他弹劾林氏，导致皇帝收回部分权力、减少物资供给，林公爵恐怕早就反扑到帝都了。”威廉脱下靴子枕着，感慨了一声，“这算不算自掘坟墓？”

“这是神的旨意。”达雷瞥见一旁的执政官，有些不解，踏入森林后修纳一直很沉默，虽然他素来少言，但这次的情绪似乎略有不同。

“达雷，打完胜仗后你打算做什么？”威廉睡前无聊，随口与木讷的将军谈天。达雷回道，“把分配给我的宅邸修一下，再把父母兄弟接过来。”

“就这样？”威廉觉得颇为无趣。

“还有什么？”达雷反问。

“还应该有一个漂亮的女人。”威廉充满向往地比画，憧憬而期待，“那才是真正的家，像我就准备回去娶西希莉亚。”

“漂亮有什么用？能烤出香喷喷的面包、做出牛肉浓汤才是合格的女人。”达雷对威廉的建议嗤之以鼻。

“达雷，身为将军，你的薪资可以请一打厨子，为什么还要把妻子扔在厨房？”出身贵族的威廉呻吟，给死脑筋的铁匠上课，“她应该穿着精致的绸裙，有最优雅的姿态，聪慧温柔、灵巧活泼，懂得如何让丈夫放松。”

达雷翻了个身，对威廉的话置若罔闻，“把家务丢给仆役的女人不是好妻子。”

达雷的顽固和勇猛一样有名，威廉翻了数个白眼，放弃了说服同伴，“大人，您的梦想是什么？”威廉一问出口就暗骂自己笨，将军已经成为帝国领袖，还有什么会无法实现？

静了一会儿，本以为不会回答的人竟然开了口，低低的声音像在梦呓，“……我希望每天早晨醒来，身边躺着我心爱的女人。”

威廉和达雷都呆住了，威廉不死心地追问：“还有呢？”

“还有……”双眼微闭的执政官停了一刻，轻轻一笑，“吻她。”

威廉难以置信答案会是如此简单，“那有什么难？凭大人的地位，每天换一个女人都不成问题。”

执政官没有再说话。威廉自觉无趣，讪讪地与达雷交换了一个眼神，四仰八叉地睡下，开始想念西希莉亚甜美的唇。

聊天的声音停止了。森林一片寂静，薄薄的雾漫过来，掩住了休憩者的身影。

阴冷的环境让达雷睡得极不舒服，醒来时天还没亮。达雷索性扔开被雾气浸湿的薄毯，坐起来才发现执政官倚着树干，仰望枝叶间的晨星，不知在想什么。他的侧脸有种极少见的神情，仿佛迷惘的思念。

达雷十分惊讶，“大人一夜没睡？”

“……到了这里我就很难睡着。”修纳脸上浮起极淡的笑，声音低而伤感，“我爱的女人在休瓦最森严的监狱。”

达雷一下坐直了身体。

修纳低微的话语像林间飘渺的薄雾，似乎风一吹就会散去，“她在等我。时间已经太久了，我真希望能再快一点。”

达雷见过女囚是什么样，无一例外蓬头垢面、憔悴万分，被狱卒的凌虐折磨成了神经质。听说将军爱慕的女人竟是囚犯，他不禁惻然，“……是林公爵囚禁了她？”

修纳沉默了一阵，“她是公爵的女儿。”

就算一个霹雳打在头上达雷也不会更惊讶了，他知道自己样子一定很蠢，因为执政官笑了。雾气漫过，笑容淡了，修纳的神情变得难以形容。

为什么林氏公爵小姐竟会跟大人扯上关系？达雷目瞪口呆，觉得脑子完全不够用，几乎想摇醒鼾声正响的威廉，好好研究一下原因。

不再理会部下，修纳遥遥望向密林深处。森林的尽头是休瓦，穿过休瓦是基地，基地最深处是暗不见光的地牢，那里囚禁着世上最美丽的蔷薇……

从森林越过岗哨，通过古老的矿道，一行人悄无声息地潜入了休瓦城。

休瓦依然是七年前的休瓦，破碎的石板路，阴暗的狭窄街道。达雷与威廉不露痕迹地打量着这座封闭的城市。

处于军法管制下的街道毫无生气，许多店铺都关了门。路面冷清，行人极少，偶尔两三人面无表情地匆匆而行。街心广场吊着几具被绞死的尸体，一群乌鸦正放肆地啄食。

执政官带着他们绕进了小巷，巷后是大片废墟。破裂的木板挂在砖石堆上，蔓生出疯长的野草。城市中很少见这样大面积的空地，威廉想起报告中记载林氏曾血洗休瓦，暗暗叹了口气。

废墟之后是贫民区。相较之下，贫民区反而比街道上稍稍热闹，但沿途总有不怀好意的目光闪烁。陌生来客在这里异常显眼，达雷与威廉都提高了警惕，随时戒备周围的动静。

四周的人渐渐围拢，执政官停下脚步，望着不远处一间低矮的酒吧。

酒吧檐下聚集了七八个人，有的抱臂而望，有的带着冷笑，还有几个人带着敌意在打量。

执政官对其中一个青年开口：“嗨，潘。”

“你猜里面在说什么？”威廉望着紧闭的房门心痒难耐，臂肘捅了捅达雷。

“我怎么知道？”达雷依然警惕，无表情地与对面的几人互瞪。

房中突然砰的一声，继而是哗然碎响，仿佛有人撞倒了什么东西。

“潘？”贫民区的人脱口呼唤，气氛一刹那绷紧。

明知上司绝不会栽在一个无名小子身上，达雷仍然紧张起来，威廉的手已经压上了枪栓。

“没事。”潘打开窗摆了摆手，示意无恙，执政官好整以暇地倚坐桌沿，嘴角微微噙着一抹笑。外面的人未及细看，窗户又关上了，双方松弛下来，一时讪讪，看来里面的交谈还算愉快。

“我在做梦？”顾不得撞掉的东西，潘盯着对面的人喃喃自语，“这种梦未免太奇怪了。”

“需不需要我给你一拳？”重见故人令修纳从心底感到喜悦，发出多年不曾有过的调侃。

潘已经是个高挑的青年，他赫然成了首领，此时却茫然呆愕，发呆了一阵又摇头，“我听说森林中有邪恶的巫师，能让人换一张脸，你是不是……”

没想到潘会扯上荒诞不经的童话，看着他困惑又纠结的神情，修纳忍俊不禁，“没错，我遇见了好心的仙女，不仅是脸，身体也一并更换了。”

潘觉得自己被耍了，“不对，菲戈应该已经死了，你不可能是他。”

修纳扬了扬眉，“如果还有别人清楚你从小到大干过的每一桩坏事。”

嘴张成了圆形，潘思考得头都痛了，终于勉强接受，“这七年你去了哪儿？”

“我进了军队。”

潘诧然变色，刚生出的信任又转为了惊疑，“军队？你成了军方的人？”

“准确地说，军方是我的人。”

潘警惕地盯着他。

修纳赞赏地笑笑，“以后你会明白。”